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星星草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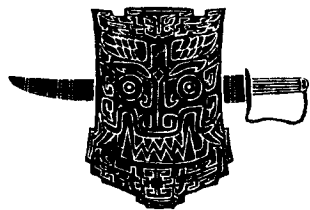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凌力 著

长篇历史小说 · 凌力 著

星星

下
卷



北京出版社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星 星 草 · 下 卷 ·
凌 力 著

出 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125印张 475,000 字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1,000

书 号： 10326·92

定 价： 5.95元

《星星草》是描写太平天国后期捻军革命活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反映了自一八六四年天京失陷到一八六八年捻军最后失败的四年间的农民革命战争，塑造了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近代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揭露了清王朝腐朽、反动的统治以及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勾结帝国主义对农民起义所进行的残酷镇压。书中还通过青年书生李如秀、名妓女郑玉莺、江洋大盗卢腾海的命运和遭遇，描绘了我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展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风俗图画。

本书作者是一位青年女作家。她的这部作品气势磅礴，慷慨悲壮；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文笔跌宕、从容，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

主要人物表

赖文光——太平天国遵王，捻军统帅

张宗禹——捻军青年将领，黄旗旗主，太平天国梁王，
西捻军统帅，绰号“小阎王”

任化邦——小名任柱，捻军将领，蓝旗旗主，太平天
国鲁王

牛宏升——捻军将领，黑旗旗主，太平天国荆王

李 允——捻军将领，白旗旗主，太平天国魏王，绰
号“李大肚子”

罗立海——太平天国英王麾下五旗营红旗营官，捻军
青年将领，绰号“红猿头儿”

罗晚妹——捻军女师将领，罗立海之妹

范汝增——太平天国首王，捻军将领

刘三娘——捻军女师师帅

张皮纛——捻军小将

任生彦——回民义军首领

马艳魁——回民义军首领

李如秀——湖北襄阳府秀才

郑玉莺——江西名妓

卢腾海——化名童荣，江洋大盗，绰号“浪里蛟”

僧格林沁——清朝科尔沁亲王，平捻钦差大臣

曾国藩——字涤生，清朝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湘军统帅，平捻钦差大臣

李鸿章——字少荃，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一等肃毅伯，淮军统帅，平捻钦差大臣

左宗棠——字季高，又字太冲，左系湘军统帅，陕甘总督，平捻钦差大臣

曾国荃——字沅浦，湖北巡抚，曾国藩之弟，排行第九，人称曾九帅

陈国瑞——字庆云，记名提督，处州镇总兵

刘铭传——字省三，淮军铭字营统领，直隶提督

潘鼎新——字琴轩，淮军鼎字营统领，山东按察使

周盛波——字海舫，淮军盛字营统领，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

刘秉璋——字仲良，淮军良字营统领，江苏按察使

李昭庆——字幼荃，淮军幼字营统领，李鸿章之弟

鲍超——字春霆，湘军霆字营统领，一等子爵，浙江提督

郭松林——字子美，清军松字营统领，福山镇总兵

杨鼎勋——字少铭，清军勋字营统领，湖南提督

刘松山——字寿卿，老湘营统领，广东陆路提督

郭正武——捻军降将

第十四章

—

壁立千仞的秦岭山脉，莽莽苍苍地矗立在雪原上。峭拔挺秀、气势雄伟的西岳华山，被浓重的寒云封锁着。莲花、落雁、五云、朝阳、玉女诸峰，在雾嶂云海里似乎飘飘欲飞，若隐若现地浮游在天际。北风搅起的漫天大雪，已经渐渐平息了。八百里秦川，银装素裹，分外莹洁。三匹战马，象三颗流星，自东西去，划过渭南、临潼的郊野，朝咸阳方向疾驰。在战马身后，踢踢踏踏地卷起了纷飞的雪烟，留下了一串一串深陷的蹄迹。

马上的三个清军官兵，已经跑得喘嘘嘘、汗涔涔的了。居中的那个年纪稍大，官阶最高，是个骁骑校。他抖抖缰绳，让马放慢了步子，用望远镜朝前方看了看，对一左一右的两个副手说道：

“马家营快要到了。放慢一点，准备好！”

马家营，是清军西安防区的前敌哨卡。自西捻入陕以来，清军连战连败，不得不剜肉补疮，把驻扎在陕甘交界防回的部队撤下来阻击捻军。但这样一来，陕甘的回民军却得以东归南下，插向了渭水北岸的大片地区。马家营，就是咸阳城外清、回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

三个清军官兵，信马由缰地走着。官道两边衰柳的枝条上，挂满了白茸茸的冰花。右边的亲兵，年龄最小，他在马上一拱手说：

“启禀大人！我们顶风冒雪走了几百里，各处的守军都是一看腰牌就放行，没人多加刁难，真是没有想到。”

“是啊！”左边的小校以老练的口吻接道：“八旗和绿营，眼见是越来越不中用了，除了吃喝嫖赌抽大烟，任啥也干不成。”

右边的小亲兵眉飞色舞起来：“沿路守卡子的，不论是官是兵，全穿得那么破烂，一个个跟痲病鬼似的，一边看腰牌，一边打哈欠，又是流鼻涕又是淌眼泪，嘿呀！真够恶心人的！”

骁骑校按按腰里的快枪，说道：“陕西地面上，还是要数刘蓉的湘军最厉害。不过他们也是久欠粮饷，军心不稳，兵无斗志。”

小亲兵愈加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地说道：“我看刘蓉是屎壳螂上驴槽——假充大料豆，他也配跟捻子、回民仗！”

骁骑校狠狠瞪了小亲兵一眼，嫌他说话太不检点。小亲兵连忙低头，不作声了。骁骑校摆出十足的官腔说道：

“刘蓉是文士出身，领兵打仗不算在行，最近被免去陕西巡抚之职，留营帮办军务。可他毕竟是老湘军，前几年跟

蓝家军见仗，凶狠异常，不能视如草芥。”

左边的小校一直拿眼睛瞄住远方，不一会儿说道：“大人！那边是马家营了吧？”

官道远远的前方，在铺满白雪的天地交接处，出现了一片青灰色营盘的暗影。骁骑校勒住马，用望远镜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点了点头。

小亲兵低声问：“启禀大人！这回怎么办？”

骁骑校不说话，眼睛凝视着前方。

左边的小校说：“我还是拿腰牌和公文先行一步吧？”

骁骑校摇摇头说：“不！这次要这样……”他一把拉过左右的两个副手，俯在他们耳边说了些什么。只见这三个清军官兵，机警地整整衣冠枪械，露出一脸傲慢甚至严酷的神色，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

马家营的关卡，正当大路口。由于四周是一望无涯的平川，毫无遮拦，便没有望楼之类的设施，只用长长的一人高的木栅栏阻断道路，做为警戒线。栅栏外挖着又宽又深的壕沟。十几个清兵，在冰天雪地里，在瑟瑟的寒风中当班值勤。

官道上不紧不慢地过来三个骑兵，引起了关卡守军的注意。他们看见三个骑兵服饰崭新，战马膘肥肉壮，心想这一定是上司派来的巡查官员，于是全体立正，静静地观望、迎候着。他们衣履单薄，饥肠辘辘，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不时地用嘴呵呵双手，抱着枪，木呆呆地瞪着眼睛，暗自琢磨着，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得到发饷的好消息。

离关卡约二三十丈远，只见居中的骁骑校双腿狠劲一夹马肚子，抬手从马蹄袖里射出连响的枪弹，大声吼道：

“冲！”

砰！砰！砰！三把快枪连续射出铅弹；三匹战马插翅一般飞起来。几个守军被击毙在地上，其他清兵吓得晕头转向，还没回过神来，战马早已扑到了面前。

守军的头目慌了，声嘶力竭地喊道：“截住！截住！……”

话音未落，他也中弹倒地了。三匹马狂暴地嘶鸣着，飞过守军的头顶，跃过了木栅栏；马蹄落到壕前，略一点地，又耸身一纵，跨过长沟，挟着一阵疾风，卷着雪尘，呼啸而去。

关卡上另一个守军头目这才清醒过来，叫道：“叛兵！是叛兵！开枪！快开枪！”

趴在地上的守兵，急急忙忙端起洋枪，装好子药，猛烈地开火。关卡旁边的营盘里，也如汤鼎沸，乒乒乓乓地放起了枪。枪子儿尖叫着，在三匹战马的前后左右乱飞，噗哧噗哧地溅落在雪地里。

枪声惊动了马家营对面三里的新寺镇。新寺镇是回民军的前沿哨卡。镇上的回民军听见枪声大作，立刻登上土围子，攀上树杈，向东张望。三匹战马向西飞奔而来，离得太远，还看不出骑马的是什么人，只见他们伏在马背上，一路跑，一路侧身向后打枪。回民义军好生奇怪，箭上弦，刀出鞘地严阵以待，监视着他们。枪声渐渐稀落了，三匹马越跑越近，回民义军这才看清马背上的竟是三个清军官兵。回民义军首领立即下令放箭。强弓硬弩齐发，飞箭雨点般地落在马前，三匹马蹦跳着站住了。

三个清军官兵扳鞍下马，从容镇定地站在那里。骁骑校

举起马鞭，狠命地抽打战马，战马仰天长嘶，尥着蹶子，一匹接一匹地相随投向了回民义军的阵地。接着，三个官兵把头上的红缨大帽摘下来，掬到雪地里，然后一步一步地向新寺镇这边走来。

回民义军的两个首领，打了一声呼哨，率着十几个弟兄，猫着腰，迅速地两侧迂回包抄过来。他们一拥而上，十几杆大刀、长枪，一齐团团逼住了三名清军官兵。义军首领横眉立目地喝道：

“妖兵狗胆包天，敢来送死！”

三个清军不慌不忙，露出一派坦荡、直率的正气。那个骁骑校一抱拳说：

“这里可是回民义军的大营？”

回民义军的首领和弟兄们全不答话，只是用充满仇恨、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他们。

骁骑校又说道：“我们求见马将军、任少将军！”

回民义军迅速交换了一下疑惑的目光，一个首领粗声野气地问道：

“何事求见？”

“容我们向马将军和任少将军当面禀告！”

回民义军的首领两眼一瞪，显见判定其中有诈，把钢刀一横，骂道：

“把这三个狗儿子绑上，押回大营！”

二

西安城中，陕西巡抚署的公事房内，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已进行好一阵了。

新任陕西巡抚乔松年同刚刚卸任的原陕西巡抚刘蓉分主客坐着。熏炉里漾出一团热气，屋内十分暖和。

乔松年身着前后启裾的暗绿色蟒纹皮袍，襟袖上都缘了貂毛。皮袍外面罩着一件正蓝色补褂，补褂前后绣着色彩斑斓的锦鸡。他头上那貂尾制的冬季朝冠的正中间，珊瑚顶戴在闪闪发亮。他红光满面，脸上虚应着官场上那种常见的微笑，眼睛里却隐隐露出冷酷和尖刻。他望着自己的前任，嘴上虽然以圆滑的口吻，说了一些应酬的客套话，可是心里一直在痛骂对方给他留下这样一个棘手的烂摊子。

乔松年原来是安徽巡抚。他在原任虽然不十分得意，但精明干练是人所共知的。捻军前年夏天在雒河集装旗扩军之后，离开淮北和皖省，仿佛是他的政绩和军功所致，无形中提高了他的身价。如今西捻入陕，军情危急，又调任他为陕西巡抚，足见朝廷对他的推重，自然愈加使他踌躇满志。尤其是现在，面对的是被贬谪的前任官，他更显示出那种督抚大员的傲慢气派。

刘蓉的衣履冠戴同乔松年简直一模一样，但他没有乔松年的锐气。他纯然象一个衰朽疲惫的老儒。抵挡不住西捻在陕省的变乱而终于被朝廷去职，使他脸上蒙尽灰暗，透出忧心忡忡以至于手足无措的神情。

刘蓉也是出自于曾国藩幕府的人物，同曾国藩私交极深。他是理学经济方面的一流人才，古文造诣很高，书生气十足。虽然多年来率领湘军到处转战，久经磨砺，镇压太平军和蓝家军时颇为凶恶，但近来遇到捻军，却一败涂地，始终不能改观。此时，面对乔松年外和内讪的讥刺嘲讽，他唯有诺诺

应声，并不多言。

乔松年脸上依然浮着那种微笑，说：“霞翁！弟有一事不明，可请教否？”

“鹤侪兄请讲。”

“本抚入陕，道经潼关。潼关之伟，实为天险。弟见关旁有禁沟长达三十里，每三里设有一城，谓之十二连城，历代皆依险而驻兵。霞翁素具知兵之名，何以不能凭险固守，竟使捻匪突入陕省，长驱直进如临无人之境，以至陷华阴而逼近省门？”

“这……”刘蓉被噎得脸上发烧，长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鹤侪兄有所不知，此股捻匪刁猾备至，并未路经潼关，而是绕道商州，偷越秦岭而入华阴的……”

乔松年轻声一笑，拖着长腔说道：“哦——，原来如此，那就不提此话。只是捻匪入陕，大局日坏，君重兵在握，何以不能克敌制胜耶？”

刘蓉被问得难置一词，默不作声。

“其次，捻匪既抵太华，何不急发救兵堵剿，反而安之若素，听任捻匪休兵华阴？”

刘蓉竭力让开这些盛气凌人的话锋，踌躇再三，说道：“鹤侪兄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驻陕湘军总共三十营，一万四千余人，尽数屯扎于陕、甘接界处，防止回逆再叛。捻匪兵陷华阴，实在使弟进退两难。移军东救，则回逆必乘虚而反；按兵不动，则关中势若累卵。无可奈何，为保省门计，弟不得不撤军西安。回逆果然从邠州、陇州东归，直逼咸阳。于是捻东而回西，两逆交乘，顿使陕省局面大坏，难以支撑……”

“哦，哦！”乔松年摩挲项间朝珠，微微颌首，似乎不无同情，然而追问却毫不放松：“霞翁身为一省之首，对此危局曾作何筹划？”

刘蓉抬头看了乔松年一眼，说道：“真是一言难尽哪！捻匪逼近潼关时，弟得知鲍春霆军驻河南南阳，立即遣员向鲍军门报急，并上奏急请朝廷饬令霆军由陕州、潼关西进驰援。不料霆军先以陕地无粮为口实，后又托辞需防捻匪回窜河南，遂于南阳拥兵不救，坐观陕变……”

“这显而易见是借口之词！”乔松年用手指敲敲椅子扶手，似乎同情地说。

“弟也有同感。后来虽又迭催鲍军门入关会剿，挽救危局；朝廷也屡诏曾相令霆军入陕，无奈霆军坚辞不动。实在无计可施，弟只得又具奏请饬曾相改拨刘松山、刘秉璋、杨鼎勋三军驰陕，可是答复说湖北战事如火如荼，抽调不出，至今渺无音信。唉！……”

面对刘蓉这竭力洗白自己的可怜相，乔松年心中已经极不耐烦了。他一挥手，截过话头来说：

“霞翁！这些难处，我早已知道。不过，上谕斥责你在陕数年，一味宽纵，将士毫无畏惮；虽屡奉谕旨出省剿贼，却从不亲临前敌。这……”

刘蓉听乔松年把上谕谴责自己的话背得如此滚瓜烂熟，不免又抬头看了乔松年一眼。

乔松年迎着刘蓉的目光微微一笑，说道：“如今霞翁虽卸巡抚之职，但仍受命留陕帮办军务。既然湘军已回西安，就请霞翁率领这三十营人马速往华阴剿捻。”

“中丞之命，卑职自然无可推托。然此三十营湘军欠餉

日久，又值冬寒雪冻之时，士卒鹑衣百结，全凭恩义维系不散，如今从陇州、邠州撤回西安不过一天，又恰近年关，至少应休息、整顿兵马三五日，再……”

乔松年一抖袍襟站起来，顿时收尽了脸上的笑容，正色道：“霞翁！难怪上谕责你一味宽纵。军情危急若此，你还有这般妇人心肠！如今非霞翁亲自出马去华阴不可，以鄙人之见，今日就该拔营。”

刘蓉不敢多讲，只得拱手低头承诺。

乔松年旋又坐下，笑道：“霞翁！鄙人坐镇西安，就专候你的捷报了！”

说完，他正要端茶送客，刘蓉却主动站起来，朝他一拱手，慢条斯理地说道：

“鹤侪兄！以你的大才，如果当年在安徽巡抚任上将此辈擒匪一鼓荡平，何至于今日后患无穷啊！”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乔松年极尽讽嘲挖苦之能事，咄咄逼人；刘蓉则忍气吞声，处处退让。不料在告辞之际，刘蓉竟掷出这样一句话来反唇相讥，把在官场浮沉数十载的乔松年噎得两眼发直，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气恼与狼狈。他干咳几声，却道不出半个字来。

刘蓉离开公事房，回到自己的住处。他虽已卸任，但不离职，所以仍留居巡抚署衙。他把刚刚回到西安还喘息未定的湘军各营营官召来，硬着头皮让他们立即出发，赶往华阴。

营官们纵然一百个不愿意，可是一来刘蓉说要亲自出马；二来也不敢违抗新任巡抚的将令，于是都低头站着，沉默不语。

过了半天，几名平素为刘蓉最亲信的营官，大胆提出了几个最关切身利害而又糊涂莫解的问题。

“抚军大人！”营官们仍以巡抚来称呼刘蓉：“鲍军门的霆军乃我湘军最强悍的一支，为何不肯入陕驰援？陕西省大局日坏，朝廷和曾大帅就不知道么？难道就只该我们倒霉？”

刘蓉摇摇头道：“鲍军门自有他的难处。曾相奏称，霆军入陕有三难，一曰米粮难措；二曰饷银难解；三曰恐回匪牵制。况且，霆军一向兵变极多，其大者前有上杭缺粮之哗，后有金口弃舟之变，倘因粮饷不继再生事端，诸多不美。而曾相、鲍军门执意说陕地米粮难购……”

“抚军大人！此说未免太有点那个！”一个营官愤愤然却又不肯直陈意见，只好婉转地说道：“难道我们在陕西的湘军，整天吃土坷垃么！”

刘蓉沉默有顷，觉得还须补充一些理由以使部下顺从，便找出一封曾国藩的来信，展开信笺，说道：

“曾相前日复我一函，其中说‘春霆不愿赴陕，其因有数端：一患米粮无出，二畏回匪牵连，三则惧左帅调度。凡人各有隐衷，不能不曲为体谅’……”

营官们都知道，左宗棠已于八月里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虽然因战事阻隔，一直未能到任，但曾、左之间关系恶劣，鲍超的湘军不愿受统于左宗棠，这条理由倒确实使他们说不出什么来。其实，长期以来，刘蓉心里所想的同营官们所说的并无两样，但是现在，为了一种难于出口的原因，刘蓉却必须装出一副这样的面孔。

另一个营官提出新的质疑：“湘军中以霆军最悍，抚军为何又请改拨刘松山老湘营及淮军入陕？”

刘蓉摇摇头，憋了半天，终于哭笑不得地说：“都是自家人，不妨直说了吧。一则我已看出鲍君无意西来，二则霆

军一向残暴贪婪，我也不很愿意他们入陕，诚恐所过之处如梳如篦乃至如荆，则陕民之疾苦将更不堪言。倘民心被逼生变，大量从捻，必使我等更深陷于兵灾匪患之中，战之弗及，灭之弗及，何日方能自拔？”

大家都不作声了。

刘蓉若有所思，缓慢地说道：“曾相信中说捻匪已成流寇之势，却又称霆军驻兵河南，是待捻匪回窜而迎击，岂非自相矛盾！”说到这里，一种不知不觉的气愤和不平涌上心头，他再也不能抑制，拔高了声调说：“夫流寇者，乃东西无定之寇也，犹如覆壅水于庭中，低洼之处，罅隙之所，靡不入矣；至其激而四溢，或舍下以趋高，或避此而就彼，岂有常哉！……”

刘蓉的话以及他的譬喻、遣词造句，都很生动贴切，颇有古文大家的风范。然而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之中，却显得极不协调。刘蓉的愤懑里也全然没有统兵大员所常见的那股夺人的气势。营官们认为他的喋喋不休，不过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而已，不愿再说什么，便一齐告辞。

不出两顿饭功夫，一万四千名湘军整队出发了。这时，年关快要到了，时令已入三九。刘蓉骑在马上，望着自己这些穿戴象叫花子一样寒伧、破烂的士卒，不知是因为北风打在身上，还是因为想到了什么，他猛地打了一个寒颤。他仰面朝天，向着满天密布的彤云，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

三

从华山百步嶂下望，四面的奇峰以至云山万里，都被茫茫